

ART COLLECTION + DESIGN 藝術收藏 + 設計

國際中文版 藝術 • 收藏 • 設計 • 建築 • 生活美學藝術雜誌 99 Dec. 2015



Homeland 心之原鄉專輯

封面紀事：雕塑家蔡尉成
藝術產業的創客發展空間
紐約 MoMA 畢卡索雕塑展
奧塞美術館「煙花女子形象」特展
寫實唯美的情感—陳輝東畫作
藝術家工作室專訪邱志傑

大都會美術館的亞洲藝術收藏

李小可的水墨家園
倫敦弗里茲藝術週
明治時期的攝影美學
小野洋子的歲月窗景
尊馳盛彙·上海老爺車展
法蘭克·蓋瑞—建築因夢想而偉大

4323 NT \$220
432007 12





紙人們的魔幻時刻 張徐展與他的微型馬戲團

撰文 | 陳亭聿 圖版提供 | 張徐展

人生劇場的寓言式窺看

張徐展說：「人生是個大舞台，誰都得在上面扮演一個角色。那樣的話，我演的應該是『看破紅塵，沿路唱著敘事詩的小丑』吧！」綜觀張徐展的「紙人展——房間」系列的投影裝置、微型紙偶及逐格偶動畫系列，與〈陰極射線管的神秘儀式〉等多頻道錄像裝置，以及「影像日誌」系列及其他動畫短片作品。我們不難發現，他所有的作品都共享著好幾個關鍵的意象：「劇場」、「微型」、「儀式性」、「中邪般重複的弔詭動態」、「破敗、皺褶、溼濕或開始脫落的怪誕外觀」、「形似臟器的魔幻空間」、「與無機體物質或科技混種，所誕生的半有機體／動植物紙偶」等。

而以上諸多概念串聯起來，再回顧張徐展自陳的：「人生是個舞台，自己是位小丑」，或可印證：張徐展確實試

圖將人生劇場化，甚至將其微縮化，微縮至生死兩極疊合，微縮至臟器、腔器尺寸，好以小丑般的面容笑看它，以巨嬰抓拿的方式吞噬它，復以大地之母的姿態孕育它。孕育之後，反芻它，反芻它之後再次審視它，同時揶揄它。揶揄它，同時歌詠它。

張徐展打造魔幻的舞台，這個舞台將世界神祕化、動物化、儀式化、寓言化，美化同時也醜化。他自己則化身一位從旁途經的丑角，哼吟著如劇場造景大片的紅與綠，那既富有童趣卻又怪異的調子，這樣地催眠著自己：這世間一切還有許多有趣的地方。而有趣的地方，或許必要存在於這樣的窺看，這樣的寓言體例裡頭。

我們所遭逢的或許正是類似「跳蚤馬戲團」(flea circus)這樣的世界。「跳蚤馬戲團」指的是邀請肉眼看不見的跳蚤來擔任馴獸師的代理人，由牠們拉動、拖曳，以駕馭縮小版的舞台馬車等微形道具，上演無明顯敘事邏輯



自動畫暨錄像空間裝置作品「紙人展——房間」系列之〈靈靈亭〉
自動畫暨錄像空間裝置作品「紙人展——房間」系列之〈靈靈亭〉（亞洲藝術雙年展版本）





但卻趣味橫生的雜耍馬戲。

張徐展的作品中，便搭建了好幾個像「跳蚤馬戲團」這樣具備劇場性（theatricality）的微型世界。面對微型世界，作者因為獲得超然的立場，而得以方便地將微縮之物視為客體。一來可以自己建構內在的角色與事發的場景；二來能夠精心布置構設彼此之間的互文性，讓它成為自我意念投射的舞台。

誠如蘇珊·史都華（Susan Stewart）在《論渴望：微型、巨型、紀念品與收藏的敘事性》（On Longing: Narratives of the Miniature, the Gigantic, the Souvenir, the Collection）一書中提到的，客體組成的微型世界「能夠向自己展開一個祕密生活的敞視全景」。它揭示了位於一般感知之外的行動，以及行動所夾帶的敘事性。它類似於一個微型的白日夢，其意涵在內部不斷增生，最後成為能夠自給自足的生態系。他們在那個世界裡自行其是，擁有自己完整封閉的孤獨，最終這個世界其實幾乎映照不得現實，但卻益發深沉地反映某種深邃空洞、永遠滿足不了的渴望。

平行的小宇宙·複數化的微型世界

至於埋藏於張徐展微型世界背後的驅動力，也就是他的微型馬戲團裡的隱形跳蚤，則是「逐格動畫」的技術。其中，「紙人展——房間」系列的紙偶繞圈、痙攣的動作，乃透過動植物紙偶內部的可動骨架，搭配逐格動畫技術來完成。逐格動畫其實是由作者清醒地安排每一動態畫格，

不過，透過有點跳針的震顫與重複的錄像動作，張徐展的微型世界仍舊營造出除卻人為介入、自行其是的「平行小宇宙」效果。

除了跳針與重複造成不規則、詭異的動感；腐化剝落中的造型、攸關生死的祭儀，也更進一步消解了機械性律動的僵硬，撤換而為頗顯驚腳或畸形的動態，從而引發病態、召魂或中邪姿態的聯想。更在投影屏幕上顯影出一方魔法注滿的世界。我們甚至還能透過複數的頻道，以各種角度與距離，像是透過監視器般地窺看這個世界。

或許將「紙人展——房間」系列與蘇育賢的〈花山牆〉比較，我們更能理解張徐展創作的動機。同樣是回溯傳統紙紮屋厝與紙紮偶的記憶與技藝，蘇育賢相當謹慎地進行田野調查工作，以攝影搭配口齒清晰、故事性完整的旁白敘事，顯現出更近似於紀錄片的創作企圖。蘇育賢最主要的用心，是讓肉身能夠運用其穿梭時空的能力，驗證從明清時期、外來殖民政權，直到當今數位時代，不斷變異轉化中的傳統技藝與記憶。

〈花山牆〉中的紙偶不會動，更並未被重新形塑。然而，張徐展的「紙人展——房間」中以漿糊糊上報紙，上色後又任其皮肉剝離，再以新媒體手段，賦予他們動能的靈獸與花果，則飾演全然不同的角色，擁有判然迥異的意義。牠們看上去已與人類世界無涉，存在的意圖也已非再去肯認特定的記憶，或達成特定的目的。牠們在幽谷中繞圈旋轉，彷彿一邊哀悼卻也一邊慶賀著，牠們終於卸下

亡靈意念的包袱。牠們時
體歡唱「黑松沙士是最清
罐頭塔，腳尾飯是最美味
糧。」卻也時而獨在縫隙
：「黑松沙士真是最令人
的罐頭塔，腳尾飯是最後
糧。」那樣情感完整充分
活在屬於牠們自己的，狹
又寬廣的世界裡。

於家裡開設百年老店「新
紙店」的張徐展而言，這
統技藝及記憶，絕非是他
清明地觀察、客觀紀錄的
記憶與技藝。他們是深植
者的個人、童年與家族記
甚至夢境中的場景。這些
劇場，恐怕不只是關於傳
藝在「演繹一場自我道別
存儀式而已」。更多的，
還是如張徐展所言，是在
回兒時房間的記憶與想
喚童真鬼魅而畸麗幻境
黑色童話」。張徐展所建構
是一方能窺看著它自在自
不斷增生意涵、自行運作
幽谷，一方得以隨時藏匿與
容自己的祕境。在那裡，他
能獲取循環修復的能力，甦
已然沉睡的想像，探勘無以
狀的深切渴望。❀



張徐展三頻道動畫暨錄像空間
作品「紙人展——房間」系
列之〈靈靈壺〉（亞洲藝術雙年
展）
張徐展錄像作品「紙人展——
房間」系列之〈靈靈參——自卑
蠅〉